

►用途多元化的天台  
中華書局供圖▼林保賢近照  
中華書局供圖

# 林保賢的城寨故事

不久前，英國人林保賢（Ian Lambot）又一次回到他曾居住十數年的香港，一則為了談生意，二來為中華書局重印《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捧場。這本講述九龍城寨清拆前後歷史的著作，於去年香港書展期間推出，短短半年即售罄。

李 夢

「出版社工作人員告訴我這書賣得不錯，這讓我覺得驚訝。」林保賢坦言自己沒想到這樣一冊將近五百頁、售價超過四百元的大部頭歷史書，在香港這座講求效率的快節奏城市裏，能夠有如此銷量。

## 不同領域各自演繹

其實，銷量出色的原因並不難解釋，不外是「好奇」二字。這座位於香港九龍地區的「城中城」自一九九四年清拆之後，陸續引來不同領域的興趣及關注：建築學者試圖析解城區內擁擠雜亂卻互不干擾的樓群，攝影師關心城中街道以及街道兩旁店舖中普通人的生活，動漫玩家開發出關於九龍城寨探險的新遊戲，電影導演基斯杜化路蘭甚至在其二〇〇五年的影片《蝙蝠俠：俠影之謎》中，以九龍城寨為靈感，虛構出一處充斥着瘋狂與邪惡的納羅斯島。

「每個人都把九龍城寨視為『黑暗之城』，這個稱呼猶如廣告口號，就像把巴黎叫『光之城』；紐約叫『大蘋果』；香港叫『亞洲國際都會』。」在《流行文化與城寨》一文中，作者雷斯尼克（Jon Resnick）如是說。換句話說，如今的「九龍城寨」（Kowloon Walled City），儼然像是一個被過度詮釋甚至消費的文化符號。

然而，當林保賢在一九八〇年代初首次到訪九龍城寨的時候，那個佔地約七英畝的圍城以及城中人的生活，仍是城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話題。林保賢記得，當時他與身邊的朋友談論起自己在九龍城寨的所見所聞，朋友每每瞪大眼睛問他：天，你去那裏做什麼？

這些驚訝並非沒有來由，因九龍城寨的「三不管」狀態久已有之，而那裏的販

毒活動、無牌牙醫館、違規架設的天線及非法搭建的屋舍，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二戰後，一些無家可歸者在九龍城寨附近露宿；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衆多來自中國內地的平民湧入香港，城寨因此成為調景嶺和油麻地之外的又一處臨時居所。之後，政治與社會情況漸趨穩定，這些居所相繼清拆，唯有九龍城寨屢拆而不得，這其中，也牽扯到當時的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聯。

## 樓房密集生活有序

上述關於歷史疑問的探究，並未出現在林保賢與加拿大攝影師吉拉德（Greg Girard）合作的最初版本的《黑暗之城》中。這些歷史問題的追溯以及學術上的討論，直到英文版再版以及中文版面世的時候，才陸續添加至原作中。這是林保賢的有意為之。在他看來，本書最初面世至今已過去二十多年，繼續以口述歷史及影像的方法回溯那段逝去的時光，未免顯得有些單薄，特別是在對於九龍城寨的討論愈發

頻繁的當下。

《黑暗之城》一書原本以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三年由林保賢的一人出版社 Watermark Publications 推出，書中除去吉拉德與林保賢拍攝的人物及街景相片之外，還收錄了由當時香港大學歷史系學生 Emmy Lung 參與執行的「口述歷史」項目。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最初幾年裏，三人曾多次出入九龍城寨，與城中的牙醫、臘腸店老闆、家庭主婦和城寨傳教士等各色人等聊天，寫下個體與這一重逼仄昏暗空間相處的經歷。

「聽到的故事多了，我們漸漸發現，原來城寨並不像我們當初設想得那樣。」林保賢告訴我。其實，城外人对這座所謂的「黑暗之城」以及城中人的生活存在諸多「誤讀」，這些「誤讀」來自於成見以及憑空而起的想像。

林保賢本業為建築師，最初造訪城寨的原由，只是單純覺得那裏的建築物有趣。「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方像當年的九龍城寨那樣，樓宇如此密集擁擠，居民的

生活卻如此有序。」在林保賢看來，如果將九龍城寨當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看待，它的布局雖說並無事先規劃，但在有限的空間及資金支持下，卻能奇跡般地自覺形成一種緊湊（甚至可以用「精妙」來形容）的樣態。頂層天台既是孩童嬉戲的場地，也是養鴿人馴鴿餵鴿的好地方；看似隨意拉扯的天線足夠將照明的光源從地面一直傳送至十四層；為省錢及貪圖方便而隨意加蓋的樓層，一方面為空間中居住的人群擋去大量自然光，另一方面竟出人意料地提升了樓宇（儘管表面看上去搖搖欲墜）的穩固性。

## 人物建築近拍寫實

「說來你可能不信，我們當年在城寨內採訪街坊的時候，從未遇到過什麼麻煩。」林保賢和他的兩位拍檔原本擔心的來自警察的盤問甚至黑社會的圍堵，統統都沒有發生。而且，去的次數多了，他們與一些街坊熟絡起來，一來二去竟成了朋友。

「城寨中的人和你我一樣，過着平凡

普通的生活，這也正是我們想要記錄下來的。」林保賢與吉拉德拍攝相片並寫作此書的過程中，以盡可能平視的角度觀察那個空間，以及空間中個體每日面對的瑣碎生活。如果你仔細看那些相片，會發覺吉拉德的人物相片，都是在極近的距離內拍攝的，很有些現場感以及紀實攝影的味道。

「我拍拍建築還可以，人像就拿不準了。」林保賢笑稱，多虧當年在某次聖誕派對上認識了擅長人像攝影的吉拉德，不然這本「影像+文本」的著作極有可能無緣面世。「也要多謝 Emmy，拉近了我們兩個「鬼佬」與被訪者的距離。」林保賢雖然在香港住了十多年，粵語卻一句也講不出，至多聽得懂幾個地名，以及香港人對外國人的慣常稱呼——「鬼佬」。

如今，林保賢已返回英國居住，只是偶爾回來香港看看。我問他今次來港，是否打算去九龍城寨再看看，他笑着搖頭，反問我：「你是說那座公園嗎？」

的確，除去一座模擬當年景觀的模型之外，我們無法從那座在清拆原址上建起的九龍寨城公園中，找到任何關於舊日城寨的痕跡。對於林保賢等人來說，他們對於城寨的記憶，都已隨着二十年前的清拆行動而終止；如今的我們，只有透過書本、動漫和圖片展，盡力搜羅並拼貼自己對於「九龍城寨」這一地名的想像。正如一千個讀者看水滸能看出一千種江湖一般，每個人拼貼出的城寨圖景，也注定是不盡相同的。也許，正是這種因「不同」、「差異」甚至是「誤讀」而生出的神秘感，才令到這座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圍城，直至今日，仍時常被你我想起。

「很多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城寨故事。」林保賢說：「我的城寨故事差不多已經講完了。」



▲《黑暗之城》封面  
中華書局供圖



▲九龍城寨中一戶普通居民的住所內景  
中華書局供圖



▲九龍城寨全景  
中華書局供圖

## 諾獎得主《屠呦呦傳》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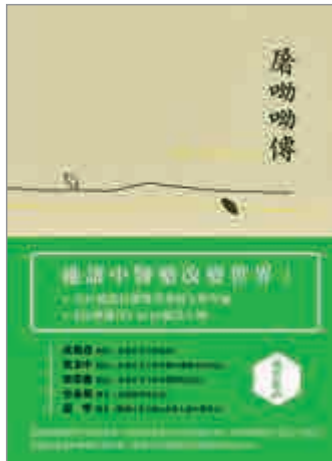
屠呦呦，中國藥學家，二〇一五年諾獎得主。《屠呦呦傳》通過對屠呦呦本人和家人、同事、同窗、學生的採訪，還原了很多其生活、成長、愛情的小故事，並收錄有一百三十餘幅她本人珍藏的照片。

本書講述了屠呦呦及其團隊堅守科研寂寞、「久久尋蒿」、終於發現青蒿素的艱辛過程，以及屠呦呦獲諾獎給當代人士乃至後人所帶來的深刻啟示。書末還附有屠呦呦領獎演講全文。

本書組織工作由中國中醫科學院負責，中國婦女報社、中國中醫藥報社及人民出版社相關人員參加撰寫工作，王長路、王滿元、陳廷一等為本書撰寫貢獻良多。為撰寫本書，先後採訪了屠呦呦及衆多相

關人士，參考了國內外大量的相關資料，得到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屠呦呦傳》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月出版，定價八十八港元。



公司二月出版  
《屠呦呦傳》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三聯書店供圖

## 中國文化傳統六個面向

對於專業或非專業的讀者來說，李歐梵的這本新書都是了解中國文化的讀本。他選擇了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面向——英雄本色、政教傳統、江河歲月、飲食男女、魑魅魍魎、魂兮歸來，並在每一面向中選取一二篇代表性的古今經典文本，從文學、音樂、電影、藝術等角度

暢談他對中國文化理解與感受。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洗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作家、文化評論家、樂評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獲哈佛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哈佛大學教授。著有《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上

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蒼涼與世故：張愛玲的啟示》、《西湖的彼岸》、《我的哈佛歲月》、《音樂札記》、《過平常日子》等專著。

《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面向》一書中，李歐梵在中外古今的廣闊視野

之下講解中國經典，融會數十年學識，旁徵博引、不落窠臼，加上他性情中人的風趣痛快，使講稿豐富多元，趣味盎然。

他還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的專家學者一同講授與對話，並在數講之後增寫「續論」，進一步闡發講稿中的精彩之處。

►李歐梵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面向》，今年一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